

随笔

这么小的风

鲍尔吉·原野

最小的小风俯在水面，柳树的倒影被蒙上了马赛克，像电视上的匿名人士。亭子、桑树和小叶柞的倒影都有横纹，不让你看清楚。而远看湖面如镜，移着白云。

天下竟有这么小的风，脸上无风感，柳枝也不摆。看百年柳树的深沟粗壑，想不出还能发出柔嫩的新枝。人老了，身上哪样东西是新的？手足面庞、毛发爪牙，都旧了。

在湖面的马赛克边上，一团团鲜红深浅游动，红鲤鱼。一帮孩子把馒头搓成球儿，放鱼钩上钓鱼。一条鱼张嘴含馒头，吐出，再含，不肯咬钩。孩子们笑，跺脚，恨不能自己上去咬钩。

此地亭多，或许建设者读过《醉翁亭记》，染了亭子癖。这里的山、湖心岛、大门口，稍多的土积之成丘之地，必有一亭。

干枯的落叶被雨浇得卷曲了，如一层褐色的波浪。一种不知名的草，触须缠在树枝上。春天，这株草张开宽大的荚，草籽带着一个个降落伞被风吹走。

伞的须发洁白晶莹，如蚕丝，比蒲公英更漂亮。植物们，各有各的巧劲儿。深沟的水假装冻着，已经酥了，看得见水底的草。我想找石头砸冰，听一下“噗”或“扑通”，竟找不到。

出林子见一红砖甬道，两米宽。道旁栽的雪松长得太快，把道封住了，过不去人。不知是松还是铺甬道的人，总之有一方幽默。打这儿往外走，有一条小柏油路，牌子上书：干道。更宽的大道没牌子。

看惯了亭子，恍然想起这里有十几座仿古建筑，青砖飞檐，使后来的修亭人不得不修亭，檐到处飞。

我想在树林里找到一棵对早春无动于衷的树，那是杨树。杨树没有春天的表情，白而青的外皮皴裂黑斑，它不飘舞枝条，也不准备开花。野花开了，蝴蝶慢吞吞地飞，才是春天，杨树觉得春天还没到。杨树腰杆太直，假如低头看一下，也能发现青草。青草于地，如我头上的白发，忽东忽西，还没连成片。杨树把枝杈举向天空，仿佛去年霜降的那天被冻住了，至今没缓过来。

鸟儿在鹰不落的上空飞，众多的树，俯瞰俱是它的领地。落在哪一棵上好呢？梨树疏朗透光，仪态也优雅，但隐蔽性差；柏树里面太挤了，虽然适合调情；小叶柞树的叶子还不叶，桑树也未桑。小鸟飞着，见西天金红，急忙找一棵树歇息。天暗了，没看清这是一棵什么树。

我家楼下的信报箱，有二十多年历史了。几十户人家的信报箱，现在仍在使用的不多。我家还在用，只是打开的频率，最多也就每周一次。

读报的过程，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，可以闻到报纸的墨香，报纸被翻动的声音也悦耳，内心因此有股淡淡的愉悦。一个人读报的时候，就像独自走进了森林里，可以听到风声，可以看见叶落，浮躁的外界，仿佛不存在了。

我与报纸有着不解之缘。在很小的时候，很难找到读物，一张报纸往往就是一份珍贵的礼物。我最早的报纸阅读记忆中，从来没有完整阅读过一份报纸，拿到手里的报纸，往往只是其中的一版，那一版还很可能被撕掉了大半，只剩下堪称边角的部分，这部分印刷的内容，也通常是广告，那是一个孩子了解遥远外界的一个窗口。

上小学时，我曾经去过一个人的房子，房子不大，但四面墙壁还有屋顶，都是用整张报纸裱糊起来的。我在这个“山洞”里贪婪地阅读每一页报纸，先读视线容易捕捉到的，后来蹲下读，最后再抬起头，仰望屋顶上那些报纸，这样的阅读体验让我至今难忘。

我毕业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，是在一个乡镇做通讯报道员。这个职业和岗位，使我有机会第一时间接触送来的各类杂志和报纸——我肩负起了把报纸从门卫室运到办公室的任务。邮递



《绽放》 王丽娟 作

等风来，不如追风去，长风一吹，野草连天。此间，植物们以始为终，不开口，不挪窝，争取着每一天，甚至每一刻，不误时令地生长。

时间不曾优待任何人，却可为之作证。满院熏风，提刀宰瓜间，迟夏已尽。少年也在一个夏天结束时成熟，倒蹬链子、鞋跟蹭地刹闸式的任性，滞留在岁月的彼岸。

年年成长，今夏格外快，每一种创伤所付出的情

报 读

韩浩月

员每天上午大概10点，会摇着他的铃铛来到门卫室门口，在这个时间段，我总是从办公室的窗户，时不时地向外张望，远远看到邮递员绿色的身影，就会立刻跑出去，把厚厚一摞报纸抱在怀里，我是那些报纸的第一位读者，全国几乎重要的报纸，那时我每天都在看。

成为一名报纸编辑，是我青年时代最大的一个梦想。这个梦想在我“北漂”之后的第二年就实现了。在此之前，我对报纸编辑充满了向往，认为这个职业有一种神秘感，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。我前后大约做了三四年的报刊编辑，做过头版的新闻编辑，也做过副刊编辑。对我来说，做副刊编辑是一种非常棒的体验，可以接触到很多我喜欢的作者，给他们写信，和他们通电话，见面喝酒聊天，约他们的稿子。每当收到他们发过来的一篇文章，都会高兴半天。然后看着这些文章，经过我的手印刷在版面上，非常有成就感。

报纸在我生命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我记得多年前的一个早晨，一份报

绪成本，是另一种成熟，曾被父亲举过头顶的你，遇事不得不低头。克制自己的直觉，不再强求，吃饱喝足才有气力减肥。吃得苦中苦，照样人下人，对此若不认命，便会有一种感觉不到本质的疑惑。下雨了，赶紧收衣服，观雨人知道，别人的屋檐再大，不如自己有把伞。

等待虽难，后悔更甚，生活中有三千烦恼，痛苦的不是不曾拥有，而是差点可以，比如差一分就能及格，差一天即可足年。你跑出来，后面无人追留，回首之间，人走茶凉，出了院门，皆为陌生面孔。最后一回做的事，最后一个见的人，当时都不以为最后是最后一次。故地位于空间中，而非时间里；故人处在时间里，而非空间中。渗进时光的情感，很大程度属于文化的影响范围，特别是在丰富性方面。

月亮一直存在，是人去了又来，星星落到树梢，关注天空者才能看见。谁把河流引向东方，谁把星星挂在天边？物我两情，心中怎无烦恼；欢喜世界，放眼草木俱新。上有天，下有泽，中间有“花开如火，也如寂寞”，看花问主人，那是一枝体面的残存。凡能在如此器浮的尘世间俯草木、仰星月者，动不动笔，都是诗人。

你在山川，身心无病，我在人海，烟火神仙。流于世俗的酒肉相欢，很是醉人，擅于变通的机敏才思，更为实用。除非一起奔跑，无人原地等你，一劳永逸的选择，怎可抵消世事无常的变化。俗不伤雅，人地两宜，生活里的平衡，律动在精神与现实之间。王鼎钧说，“文学家希望读者既知道烧饼好吃，也知道月亮好看，而且能在没有烧饼可吃的时候仍然能够发现月亮好看”，人们喜欢的终究是月亮，而非月球，此即成熟后面临的现实。

自己的思想跟不上自己的步伐时，一本书尚在读，句子下面已画满了线。性格由生命密码排定，焦虑不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情绪，而是成熟后遗症。

味道

在一个夏天结束时成熟

介子平

小说

铁木耳说：“以后见到鱼不能捞出来。它们离开水就像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一样，会完蛋。”

海兰花说：“我们把鱼捞出来的原因是爸爸当时要把雨衣拿走，小鱼在沙漠也会干死的。”

巴根说：“是的，沙漠里什么活物都没有。”

铁木耳告诉金桃：“你快快祈祷吧，让你那个愿望早点实现，让天空降下来一个冰做的星星，落在红嘎路沙漠上，变成一湖水。金桃，你听见没有？快快祈祷，最好明天星星就掉下来。”

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一颗流星忽然划过天空。说划过去不如说坠落，这颗星像一块石子从他们头顶垂直落在不知什么地方，速度快，谁都没看清

这个流星是什么样子。

巴根说：“一颗流星落下来，马上还有两颗流星要落下来。”

金桃说：“是吗？为什么呢？”巴根说：“它们是哥仁。”

他们等了很长时间，那两颗流星也没落下来。如果天空的流星落得像巴根说得那么快，天上就没有星星了。

说着话，他们走到村路边的那条小河边。河水在夜里非常安静，每一根水草都枕在旁边那根水草的肩上睡着了，星星们漂浮在河水上放哨。

他们几个盯着河水里的星星看。铁木耳说：“我们看河水里的星星，就像用放大镜看星星，我们有可能看见在星星上面站着的那些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51

鲍尔吉·原野 著



《乌兰牧骑的孩子》节选

人。”

啊？他们屏息盯着河水里的星星，看星星上会不会出现小人。小鱼一跳，把河水搅乱了，星星们逃窜。他们等河水慢慢平复下来，一晃一晃地出现星星。这时一朵乌云浮到河面上，里面藏着月亮的光影，月亮像一个鸡蛋黄藏在灰色的棉絮里。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51

乔忠延 著



《幸福从安全出发》节选

传说，弃的母亲是姜嫄。姜嫄去野外游玩，看见地上有个很大很大的脚印。她很新奇，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脚印？脚这么大，那人该有多高呢？她越想越觉得奇怪，就想和他这个大脚比试一下，看他的脚比自己大多少。因而，就伸出一只脚踩在了那个巨大的脚印上。这一踩可不

得了，浑身发麻，如果让当代人形容那种感觉，可能就像触了电一般。回家后，姜嫄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，怀孕了。过了些日子，生下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。可家里人觉得她怀孕有些奇怪，不愿养他，将他从母亲怀中夺下抛弃到外面。

传说故事里的孩子被抛弃过三次。一次扔到了村巷里。村巷又窄又小，牛过羊窜，鸡飞狗跳，家人试图把这孩子踩死。一次将孩子扔在结冰的湖上，家人试图把他冻死。在我看最凶狠的是第三次，竟然将孩子弃置山野，试图让他成为猛兽的美食。这孩子肯定必死无疑了。然而，却没有死。有人上山砍柴，看见孩子好端端的。原因是有一只老虎守候在他

的身边，老虎是百兽之王，别的野兽哪里敢挨近孩子呢！过了几天，家里人跑去一看，孩子还好端端的。他们也觉得这孩子不同一般，就将他抱回去抚养。既然要养，就该有个名字，因为被扔过的缘故，就叫他弃。

弃长大了，长得很个性。别家的孩子满地乱窜，他却不愿随群，不人流，喜欢一个人到野外去，悄悄采摘那些植物的种子。带回村种进地里，那些种子发芽了，长高了。在他的管护下结出了籽实，这籽实比原先大了好多。待到长大成人，弃成了庄稼的好把式。他按时令播种，及时除草，还制作了样简单的农具，干起活来效率高了好多。

故事